

香港中國語文教學論文集

—— 從預科到大專



1997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H19-53
981

港台書室

香港中國語文教學論文集

—— 從預科到大專



1997



801292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香港中國語文教學論文集

出版發行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香港新界沙田

電話：(852) 2609 7074

傳真：(852) 2603 6048

編輯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香港中國語文教學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排版印刷 聯興設計排版社

香港灣仔馬師道金國大廈5字樓1號室

電話：2892 0879

傳真：2838 3113

版次 1998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價 港幣120元

國際書號 ISBN 962-85009-4-5



鳴謝

本書承李潤桓教授題字，陳育強教授、蔡雯瑛女士設計封面，張義先生提供其雕塑照片為封面圖案，謹此致謝。

《香港中國語文教學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

鄧仕樑 (主席)

何志華 (秘書)

王晉光

張雙慶

陳雄根

楊鍾基

序

鄧仕樑

近年本港學生的語文表現，備受各界關注。香港學生的中文水平，是否真的低落不堪，暫且不論。但香港正面臨政治、社會、文化的轉型，一方面政府增設大量學位，另一方面市場對大學畢業生的語文能力有更高要求，這自然引起教育界的關心。預科和大學階段，要為學生升學和就業作好準備，尤其值得我們不斷檢討，為跨世紀的語文教學策略進行部署。

一九九七年五月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香港教育署輔導視學處、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及考試局協辦的「香港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從預科到大專」，正是針對中國語文教學當前的處境籌劃的。我們邀請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張洪年教授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周清海教授作主題演講。他們在海外富有行政和教學經驗，也熟悉香港教育情況，提出了寶貴的看法，對香港語文教育工作者有很大啟發。至於具體的策略和措施，當然得由香港的學者和教師共同討論。參加這次研討會的學者，來自香港各大專院校的共四十多人，有廣泛代表性。研討會第二天設有「大專寫作教學工作坊」，邀請在大專擔任寫作教學的教師參與。通過前線教學工作者的經驗和心得，我們可以了解今天大專學生寫作上面對的問題。研討會的第三天，重點放在預科語文教學。參加的預科老師共二百多人，針對教學目標、課程設計、考試模式、教學方法，以及預科與大專如何配合等問題，作了詳細研討。

這本論文集，載錄了研討會的部分論文和大專寫作教學工作坊的報告。報告基本上是工作坊的發言紀錄，論文則除個別由於屬報導性質而擬另行發表者外，都經過隱名送交校外兩位專家審查，集中所有論文俱經兩位審查委員通過。

論文集封面，蒙本校藝術系李潤桓教授惠賜題字，陳育強教授及蔡雯瑛女士設計封面，張義先生概允借用其雕塑作品圖象，於此一併誌謝。

一九九七年冬序於沙田

目錄

序	鄧仕樑	
從語言自覺看香港中文教育的發展	張洪年	1
華文教學的現實與理想	周清海	19
當前預科和大學學生的語文能力	鄧仕樑	29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課程的實施與改善	周漢光	43
從中大經驗看語文能力提高計劃的分工與配套	楊鍾基	71
「書面漢語水平考試」的設計與實施	李學銘	83
設立大專學生「離校語文能力評核試」的幾點考慮	李雄溪	97
設立出關試的難關	李錦昌	103
香港大專學生中文水平測試研究方案	陳月紅	125
作文標準化考試問題探究	楊利成	137
大專學生漢語問題的一次考察	曾志雄	151
多語文化與本地書面漢語的標準	黃耀堃	163
論如何培養大專生自學中文的能力	魯煥珍	175
香港中文大學大一國文的教與學	何杏楓	185
比較語法對改善本港大專學生語病辨別能力之作用 的調查	張雙慶	213
.....	萬 波	
香港大專中國語文教學發展分析	黃瑞珍	233
提高大專學生中文水平 大專教師所面對的困難和 解決困難的辦法	楊昆岡	245

教育院校修辭教學的相關問題	潘銘榮	255
中學、預科和大學學生作文中觀念的顯性聯繫的 研究	何萬貫	267
.....	歐佩娟	
從實用文寫作訓練之中提升語文水平		
——論處境寫作輔導的作用	梁巨鴻	293
從應徵信看應用文的教學問題	郭素娥	313
.....	袁燕萍	
從「盲點」到「洞見」		
——中學「作文」與大專「創作」談	陳潔儀	329
大專寫作教學工作坊報告		
——寫作課程設計原則的省思	樊善標	349
大專寫作教學工作坊報告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從閱讀到寫作	陳瑞端	355
大專寫作教學工作坊報告		
——寫作教學與閱讀	陳德錦	365
大專寫作教學工作坊報告		
——從應用寫作教學看學生的語言問題	何成邦	369
大專寫作教學工作坊報告		
——語法知識與寫作	巢立仁	379
大專寫作教學工作坊		
——各校為中文系以外學生提供有關寫作課程概覽		389

從語言自覺看香港中文教育的發展

張洪年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語文學系

語言是人與生俱來的一種本能，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人能說話。我們說話運用唇牙舌齒喉鼻，發聲成音，其實口部的基本功能是吃喝，鼻的基本功能是呼吸，說話只是口鼻附帶的功能。狗貓馬牛都有口鼻，但只有人才會利用口鼻發出種種聲音，變成話語，所以有人認為人是說話的動物，而且只有人才是說話的動物。鸚鵡能言，只是倣效而已，語言是人的特權，也是界定人的身分一大條件。

人是思維的動物，上智下愚的分別，就在思維方面高下深淺有別，但不管是上智還是下愚，都要經過牙牙學語的階段，而且一過了某個年齡，就是有絕高的智慧，學起話來，也比不上一個下愚的小孩子。我們至今還不能充分明白人腦在語言習得的過程是如何操作，如何發展，但我們確知小孩學話，再難的聲音，再複雜的語法，都能輕易上口。兒童學話既然是輕而易舉之事，所以我們一般也不會覺說話是甚麼了不起的技能，反正每個人一張口就能說話。其實孩童學話的同時，也是他們對語言背後所代表的每一種訊息，得到初步的了解。每一個聲音、詞語、句法都有一定的意義和用法，小孩在這個語言環境中長大，潛移默化，一點一滴的積累，雖然習焉不察，但是，也對自己週遭社會文化的認識，就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一併吸收。語言有自己使用的空間和時間，我們在這一個語言中長大，也就界定了我

們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的身分。我們認同我們的語言，認同說同一種語言的人，平常我們也許並不覺察到這種所謂的語言身分，但只要在一個說多種語言的場合中，三五相聚成群的往往是說同一種語言的人，所謂同聲同氣，也就是語言身分上的認同。

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的社會，雖然絕大部分的人都是中國人，而且以操粵語為主，但是百年來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官方語言、教學語言往往以英語為主，所以很多人說話都是中英夾雜，用的是粵語句法句調，但摻雜了不少洋腔洋調的外國詞語。以前有人戲稱這是「U一記話」，以為是讀洋書大學生說話的特色，其實這也是今時今日香港話語的特點，在某一程度上，反映了香港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中西混雜一體的現象。在中文書寫方面，用的是所謂的語體文或白話文，和口語並不相同，但是近十數年來，報章雜誌所見，甚至學生課堂習作，往往是語體文攪雜方言詞彙語法，似通非通。有心人士，都在感嘆，以為香港中文程度低落，一代不如一代。但我們切勿忘記，香港本來就是一個所謂兩言三語的社會。兩言是中文和英文，三語是粵語、國語和英語。在這一個語言複雜的大環境中，語言混雜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凡在外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最便於表達的語言是本國語加外國語，純粹的母語，久不彈此調。兩言三語是香港特有的語言形式，在這個環境中長大的年青人，兩言三語也成了他們語言身分的特徵。從好的一面來看，兩言三語象徵着香港是一個多體制的文化、語言熔爐；從壞的一面來看，兩言三語的混雜，往往會造成語言污染，文字偏差的現象。

要改變語言污染的現象，要提高中文的水平，我們首先要認清問題的癥結所在。香港教育界近年來舉辦很多學術講座，都在為改善語

文作出不同的努力。我三月間返港和中大的一些老師同學談起香港的中文教育，知道關注這方面問題的，不只是大學當局，同學們也深切感覺到有挽救中文教育的必要。假如兩言三語是造成語文水平下降的原因，是否取消兩言三語，改成一言堂，就能徹底解決問題？這是一個語言教學的問題，同時，我們是否真的希望終有一日可以改變香港人兩言三語的語言習慣？這是一個社會政治的問題。

我們先從後者來談，香港人究竟應該以兩言三語為恥，還是以此為傲？香港人對粵語、國語、英語的看法如何？我去年來港任教，在中文系開課，上課的第一天，我請同學填寫問卷，想知道一下他們的學習背景，問卷中其中有一欄是請同學填寫他們通曉的方言和通曉的語言，這是一個大二大三合班的中文課，結果全班同學填寫的回答，基本一樣，通曉的方言是粵語，通曉的語言是英語和國語。我當時看了覺得有點詫異，國語和粵語都是中國的方言，粵語是一地的方言，而國語則是官方規定的通行語，同是中文，同屬漢語，為甚麼同學們把一個歸為方言，一個劃作語言？語言和方言是屬於不同層次的理念，語言是由不同的方言組成，方言之間，一般有一定的歷史淵源，而且在語言細節上有很多共通之處。英語是一種語言，包含着不同口音的方言；漢語是一種語言，可細分八大或十大方言，包括北方官話、粵語等。語言一詞往往帶有政治涵義，比如北印度和鄰近的巴基斯坦，語言本屬同宗，是同一語言的兩種方言，但因為政治、社會、宗教原因，被視作兩種語言，這是政治硬性的區分。今日同學把粵語和國語劃歸兩個層次，是否也顯示着某一種政治意識？國語是一種政治語言，粵語並不和他平起平坐，也可以說他們把國語視作一種外語，和自己熟悉的粵語並無必然的關係。更值得注意的是同學在填寫

的次序上，把英語排在第一，國語排在其後，由此可見在學生的直覺反應中，英語似乎是一個比國語更為熟悉，更覺習慣的外語。從學生填寫的資料和方式看，我們也許可以說他們自覺地認為香港是一個一言（方言）兩語（英語、國語）的社會。

其實我們只要走出香港，就會發現在中國幾大方言中，只有粵語可以和國語平起平坐。坐國際航線的飛機，機上的通告往往是國語粵語並用。海外的電視節目，國語粵語節目並存。粵語之所以能在國際上享有一定的語言地位，當然和早年移居海外的僑民以閩粵人士為主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經濟在短短數十年間成為世界主要經貿重點，香港商人投資，國內海外，無遠弗至。影響所及，粵語也漸漸取得一定的經濟、社會地位。香港在國際上的地位，相信不會因政權移交而發生大改變，香港人的母語廣東話相信也一定能保持他獨特的語言地位。香港人對自己的粵語應該感到自豪了。香港粵語近年變化很大，無論在發音或詞彙方面都漸脫離所謂的標準廣州話，形成一種特有的香港方言。譬如懶音的出現，新詞語的流行。雖然專家學人未必都能接受，但是我們不能否認他們的存在。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物競天擇的現象，他的發展流道是約定俗成的，並非硬加人力就能干擾或阻止。

我們上面討論的是香港粵語不可廢也不能廢，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粵語使用的場合範圍究竟有多大？操粵語的人士在一起當然說自己的方言，用上中英夾雜的混合語言，更是暢所欲言，無往不利。我們看一些粵語電影中的港式對話，生動諧趣，覺得十分傳神。但是我們只要跳出這個方言圈子，就發現粵語的用途頗受局限。二三十年前的香港人並不覺得有學國語的必要，但近年隨着政治的轉變，大家都

深深感覺到學習普通話的迫切性，於是城中普通話速成班補習社的成立，多如春筍。從經濟發展的層面來看，香港人為了和大陸台灣做生意，賺大錢，不得不學普通話，在商「言」商。香港的粵語電影，不得不配上國語聲帶或中文字幕，來打入其他的市場。在文教界中，大型的國際學術會議，普通話已是官方語言。我們假如只通曉粵語，會上往往欲辯難言。所以我們只要踏出我們的生活圈子，我們會馬上感覺到粵語的局限性，同時也會覺察到國語的重要性。在這種語言警覺下，我們不得不學國語，在大潮流的推使下，我們自然而然會翹起舌頭，試着說普通話。同樣，英文的地位也不會因英國統治的結束而發生動搖。香港的生存就在國際上的空間，我們進入廿一世紀的跨國時代，學習英語是必然的事。最近香港政府宣布推行母語教育，有的家長為此擔心，恐怕英語教育會從此衰落，其實這是不必要的顧慮。我相信不管當政者是誰，教育局一定不會忽視英語教育的重要性。五六十年代，香港中學教育分中英文雙軌制，但是由於英文是官方用語，利之所在，大家都願意上英文中學，中文中學也就漸漸式微。換言之，人只要感覺到某種語言的實用價值，就斷不會放棄學習這種語言的機會。

香港的一言兩語使用空間不同，又各具實用價值，在這樣的環境下一言兩語還是會繼續發展下去。至於這一言，是標準純粹的粵語，還是中英夾雜兼帶懶音的港式粵語，我們很難作出一個預測或決定。我自己的粵語對某些聲音分辨十分清楚，但居港一年，受到週遭的人潛移默化，也就漸漸n-、l-不分。這就是語言環境影響的一個例證，或多或少反映出方言形式的一個變化過程。語言無時不在改變，我們不必詫異，也不必驚怕。

我們再從口語來談書寫文字，我們說香港中文水平低落，一般指

的是書寫能力不足，這一點也當從兩方面來看。書寫是用文字來表達我們對事對物的一些想法，這些想法通與不通，有深度沒有，當然會決定寫出來的文章好壞，但同時文字好壞，達意與否，也能決定這個想法是否會得到別人的贊同接受。所以書寫能力，當分思維能力和語言能力。思維的訓練不屬今日的討論，但是提高思維能力，卻是一切教育的最基本出發點，如何思考，如何組織，如何提問，如何作答，相信不同的學科行業，都有不同的重點和要求。但是我們共同的目的都在促使學生多用思考，增強他的知識和智力。

語言能力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夠達意，說出來的話，寫出來的東西，大家都能聽得懂，看得明白。書寫一事，有寫的人，也有看的人，書寫成功與否，就在看的人是不是能夠通過文字而明白寫的人想說的話。我們只要了解到寫和看這雙邊的關係和關連，就可以明白在甚麼場合，當用甚麼文字來書寫。同學給自己父母兄弟親朋寫信，平日說話既然都是中英兼雜方言俚語，執筆寫信，保存同樣的風格，並不妨礙達意的功能，而且讀起來，分外覺得親切。為甚麼有方言文學，就是因為對象是說這種方言的人，只有懂這種方言的人才看得明白，不懂方言的人唯有通過翻譯來讀。翻譯文學常常是隔靴搔癢，很難捕捉到方言中的趣味，我並不是在這裏提倡大家用方言寫信，而是想說明一點，寫作對象可以決定我們寫作的語言。

假如我們給一些外省人士寫信，給北大的教授去信，用上這種不文不白的綜合語言，對方一定看不懂，我們也就達不到寫信聯絡的目的。只要收不到預期中的成效，我們不得不改絃易轍改用語體文來書寫。假如我們要和外國機構聯絡，就一定要用所謂的國際語言英語，而且要文從字順才能給對方一個良好的「語言」印象。上文說過，每一種語言都有自己使用的空間，學生只要覺察到自己處身在哪一個使

用空間，就不得不使用相關的語言。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學取這種相關的語言，我們單從中文方面來討論，學生在課室中讀的書都是用語體文寫成，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報章雜誌廣告語言都是一些半文半白，或者全然口語的文字，假如他們不能分辨這兩種語言文字的不同功能，不同的使用場合，他們就不一定願意學習那一種與自己生活隔離較遠的白話文體，但假如他們覺察到其間的分別，而且又感到有學習這第二語言的必要，他們又當怎麼去學習？

很多人以為改用普通話教學，就一定可以奏效。白話文以國語為根據，一般的語法和詞彙都以普通話為依歸，但請別忘了普通話也是一個約定俗成的語言。有的人以為國語就是北京話，能翹舌說流利的北京話，就能寫通順的白話文章，這當然是一種誤解。不錯，普通話的發音以北京話為基礎，但近年北京話的發展已漸漸脫離普通話的軌範。北京人說話一樣可以十分俚俗，老舍的作品，雜有不少北京土話，有人認為是不可多得的白話文章典範，其實這也是一種偏見，為甚麼我們不可以在我們書寫的語體文中用上一些帶地方色彩的粵方言詞語？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話，我們看不懂是我們的普通話差，別人看不懂我們用的方言詞，卻是我們的中文差，這樣的對待是否公允？不過普通話既是大家公認的共同語，是一套大江南北海峽兩岸都能接受運用的語言，我們學習普通話是必要的，普通話有他一定的政治社會經濟地位，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不得不努力、自覺地學習普通話。

其實「學習」二字正說明了一個問題，普通話並非香港六百萬人的母語，我們只有通過學習才能習得。學校推行普通話，師資是一大問題，從哪裏去找來大批合格的老師？假如我們要求所有的漢語老師

都是說標準普通話的人，那麼在香港土生土長發音不夠標準的人是否都不能當漢語老師？台灣推行國語有年，能說標準國語的又有多少人？年輕一代說的很多都是所謂的台灣國語，大陸的年輕人也是在普通話的推動下長大，但往往一張口說話，我們就可以知道他來自南北何處，為甚麼？鄉音未大改。香港推行普通話，剛剛開始，還需假以一段時日，才能收到實效。但是在這過渡期間，提高語文水平卻是刻不容緩的事，我們應該採取甚麼對策？

其實是否改用普通話教學，就一定能提高語文水平？很多學者都抱着存疑的看法。我們說香港語文水平低落，也就是說從前的水平較高，相形之下，才會有今日語文能力遜色的感嘆。不過請問從前的年代，是五十年代還是六十年代的人？又有誰曾學過普通話？為甚麼那個時代的人中文水平比今日高？其實每一個時代的老師都覺得自己學生的水平有下降的危險，憂慮不足，才會要求改進。古今文章大家有多少是說北方官話的？但筆下文字，情辭並茂，洋洋萬言。在北方土生土長的何止千萬人，但是否人人都能寫出文從字順的文章？說國語的地區是否就可以取消語文教育的科目？年長的一輩，我們的父母，我們的師長，學習中文，注重背誦，多讀多寫，聽說現在的教育方針，側重分析而少背誦。培養思考能力當然是教學的基本重點，但提高語文能力，背誦也是不可少的功夫。古人學詩，熟讀唐詩，瑯瑯上口之後，腦中才有一定的基本語言和格律，等到自己執筆創作的時候，才不會覺得字字維艱。我們以前上學，每星期有作文課兩節，據說現在的學校，每學期作文三四次，相比之下，寫作的練習大減。課堂中課本上讀了一些很好的文章，但並沒有很多機會去把學到的語言修辭技巧，運用到寫作上，好的文字只存在腦中，成了一種被動的知識。我們看白話文沒有問題，從《紅樓夢》到金庸的小說，誰都愛